

民84年6月28日
表40報

影心橋劍

生先 Sze 力張

去年八月從報上得知斯義桂先生過世了，心中悵然若失，也令我想起一九八二年冬季作客斯先生府上的那個晚上。

那年我初抵美國紐約，就讀哥倫比亞大學。跟著幾位朋友加入曼哈坦區時報廣場附近的國際中心，成為會員，以便享受低廉的戲票，學習英文，甚至可以經由中心安排，拜訪美國人的家庭。

有一次的活動是到紐約市北方的一個小鎮作客，我們搭乘火車來到小鎮，接待人員送我們到某戶人家，就在那裡飲酒聊天。下午參觀附近的名勝古蹟，以及鄰近的港灣。傍晚時分，接待人員告訴我們四位來自台灣的學生，要送我們到一位姓Sze的中國人家，似乎當天的晚餐是由這家負責招待。

車子左拐右彎，到達目的地時天色已暗，不過依稀看出門口寫著Sze姓人家。我們都納悶主人的中文姓氏是甚麼，進得門來，我一眼瞧見右邊牆上掛著一幅國畫，上面有署名「葉公超」的題詩，我心中暗想

：主人必定是位有來頭的人物，接著匆匆瞥見詩句旁邊有「義桂」兩字。

主人夫婦親切招呼我們坐下，四位客人簡單介紹自己，輪到我最後說話時，念頭一閃，立刻問道：「請問您是斯義桂先生嗎？」主人笑著點點頭，說：「你們大概都不知道我是誰吧？」同行的鍾明德（現任教台北國立藝術學院）恍然大悟道：「您就是斯義桂先生呀！」其他兩位同伴果然不知斯先生是何許人。斯先生接著介紹了他家裡兩位年輕朋友：來自大陸的郭政和來自台灣的陳秋霞。

我們沒有料到會在斯先生家中作客，雖然我知道他是一位知名的音樂家，可是對他的的一切十分陌生。我向他提起曾在二十多年前的舊報紙上看到他在台北中山堂開演唱會的報導，他似乎很高興，也談到很久沒去台灣；他隱約提到他不太滿意台北政府的一些政治措施，所以無意再去台灣。來美多年他跑過不少地方，最後在羅契斯特大學任教。

我想起我確實聽過斯先生的歌，那是民國五十二年，我就讀高雄左營中山國校五年級，每天第四節下課後的午餐時間，學校的擴音器就開始播放斯先生的歌曲，第一首是「滿江紅」，接著是「教我如何不想她」，其他歌曲記不得了。這樣持續約一年，每天中小學生們就在雄渾悲壯的男低音歌曲中用餐，同時嬉戲吵鬧，現在想來頗有些荒謬。不過有時我的確趴在二樓的欄杆上聽完全曲。後來我一直好奇為甚麼學校總是放這張唱片，可能的原因是當時學校初建，除了國歌、國旗歌、大軍進行曲、土風舞等唱片外，只有斯先生演唱的這張唯一的片子了。斯先生好像津津有味地聽著我的敘述，也許他也沒料到有位年輕人會有如許的感觸吧。

斯夫人為我們準備了晚餐，席間斯先生話不多，倒是夫人一直談著當年他們在紐約市居住的種種。我只記得夫人說起哈德遜河的河濱公園，長有不少枸杞，他們夫婦倆經常到那兒採摘，因為枸杞對身體有

益。她還慎重其事建議我們再到河濱公園，看看還有沒有枸杞。

晚餐之後斯先生親自駕車送我們到車站，在回返紐約的途中和明德兄談到我們應該再去拜訪，甚至錄音訪問，卻一直未能實現。後來自己從事近代史研究工作，偶爾想起這次的作客，想找個機會為斯先生作個口述歷史，也未作進一步的規劃。現在則一切都太遲了。